

《東林書院志》整理委員會整理

東林書院志



《東林書院志》整理委員會整理

東林書院志

上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東林書院志/《東林書院志》整理委員會整理

-北京:中華書局,2004

ISBN 7-101-04329-1

I. 東... II. 東... III. 書院-教育史-無錫市

IV. G649.299.533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04)第06303號

責任編輯:劉德麟 朱 慧

東林書院志

《東林書院志》整理委員會整理

★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)

廣陵書社照排

無錫市人民印刷廠印刷

★

850*1168 1/32 32.25印張 6插頁 530千字

2004年10第1版 200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1-3000冊 定價:108元

ISBN 7-101-04329-1/K · 1837

前言

陳璧顯

流傳甚少的《東林書院志》得以整理出版，使這部重要歷史文獻延續了生命力，這對文史學界和廣大讀者來說，確是一件可喜的事。不僅具有歷史意義，而且具有現實意義。

明末東林黨人因東林書院而得名，東林書院又因東林黨人而蜚聲海內外。當時，無錫東林書院既是全國著名的教育機構，又是傾動朝野的政治講臺。在明末數十年時間裏，東林書院的一堂師友，站在歷史變革的潮頭，「冷風熱血，洗滌乾坤。」他們前仆後繼，「反對皇室、宦官、勳戚、權臣的倒行逆施，巧取豪奪，堅決要求實行開明政治，破格選用治國之干才，主張保護工商業者的利益，限制勳貴們的土地兼併，反對稅使、礦監的苛重剝

削與壓迫。」他們慷慨赴義，與擅權誤國的閹黨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争，在中華民族史上，寫下了一場正義與邪惡，革新與腐敗決戰的可歌可泣的一頁。爲此東林書院不但成爲全國政治目光的焦點，同時也成爲東林黨人心目中的聖地，士子們一時竟以「躬登麗澤之堂，入依庸之室」爲榮。

東林書院早年由北宋楊時（號龜山）所創辦，原名龜山書院，至明末顧憲成、高攀龍重建書院時已歷四百餘年，書院歷史積澱十分豐厚。但《東林書院志》的成書過程則歷經了許多曲折。明萬曆年間，劉元珍遵顧憲成之囑編纂了書院志，高攀龍爲其撰寫序言。這是《東林書院志》的第一個稿本。天啓年間，政治風雲突變，東林黨人遭到了以魏忠賢爲首的閹黨的殘酷迫害，修志遭遇挫折。明末，嚴穀經歷了「滄桑陵谷之變，而又窮搜往牒，肅謗方聞，於是東林之詳始粲以析，因爲讎訂原稿，附益成書。」這是歷史上的第二稿，共二卷。內容十分簡略。該書於康熙年間刻印，流傳極少。不久，高攀龍的侄子高彙旃又在嚴穀稿本之後加刻續卷，當時無錫知縣吳興祚爲其作序，是爲第三稿。

清雍正三年，河南刁承祖出任江蘇按察使，不久即到無錫瞻拜東林書院。雍正十年

刁承祖「觀察三吳，念東林志乘殘缺，欲增輯，爲正學光。而邑侯胡公留心斯道，適有同志。」於是將編纂事宜商托高彙旃的孫子高崧、高崧兄弟。高崧又將此事傳交兒子高廷珍及姪子高陞，「共任校讎之役而折衷於許鄉三先生。」這已是《東林書院志》的第四稿，許獻（鄉三）、高廷珍、高陞爲主要編撰者。新志增加了許多內容，「臚列東林興廢之大概，諸賢衛道之鉅功，爲之志傳記，輯遺規。東林之志始詳且析。」經過六個月的搜采羣書、考訂研究，編成《東林書院志》二十二卷。金匱知縣胡慎、蘇州布政使刁承祖、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張師載，都爲刻印該書而捐俸。其間，正值雍正帝下令各省督撫恢復書院，《東林書院志》的編輯刻印恰逢其時。書印成于雍正十一年。

乾隆後很長時間內，《東林書院志》沒有重修，原有印本流傳日稀。咸豐末年，「志板久佚，而印本流布，未亂以前一二藏書家多有之。」太平軍起，「邑中藏書皆爲煨燼」。清人趙榮在重刻《東林書院志》題跋時辛酸地寫道，好不容易在書鋪購到一部，到光緒七年才得以重新翻刻。光緒刻本完全照雍正本翻刻而成。由於文獻稀缺，「其原書殘缺處，不敢臆補，悉仍其舊。」這時相距第一次刻印已一百二十年了。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，在北

京琉璃廠書店，《東林書院志》仍是稀見之書，即使是光緒刻本，書賈也往往居爲奇貨。

《東林書院志》雍正本吸取了前面三個本子的成果，又補充了包括清初至雍正初年的材料，使該志有了當時最大的時間跨度，包容了自宋至清雍正年間有關東林書院的史事材料和人物傳記。明史專家謝國楨稱「是書體例，頗有法度，搜求亦富。」全書完整有序地保存了東林書院的歷史資料，充分表達了東林書院創建者和承繼者遠宗孔孟之道，近守程朱理學，使伊洛之光，昌明於世的意願。

《東林書院志》作爲重要的地方文獻，自一八八一年重刻刊印，距今又有一百二十多年了。百年來的多次戰禍、動亂，使《東林書院志》存世數量日減，又經「文革」洗劫，無錫僅剩十部左右。這次標點整理出版，延續了一部重要歷史文獻的生命，以免日後有文獻無徵之嘆。

《東林書院志》在無錫衆多的地方文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。全書二十二卷，涵蓋了「建置」、「院規」、「會語」、「列傳」、「祀典」、「公移」、「文翰」、「典守」、「著述」、「軼事」等十個方面，存有閃光的思想成果，可貴的人物傳記，完整的禮儀制度載錄，重要的官府文件，代

表人物的著作手記，是一部難得的内容極為豐富的古代書院專志，書院志把一個地方古迹的內涵細化得非常具體。今天東林書院的修復過程中，書院志成為十分可靠的文獻依據。一些在地面已經消失的文物建築，根據書院志的記載得以復原。至於書中記載的一些儀規，更為我們恢復書院的一些動態陳列，提供了準確的參照。

無錫位於太湖之濱，自古人文薈萃，俊彥輩出。無錫又是吳文化的發祥地，在近現代史上又素以民族工商業和鄉鎮工業發達著稱。豐富的歷史典籍，是這個城市的精神家園。今天《東林書院志》的標點整理出版，不僅從一個方面展示了無錫的文化底蘊，也有力地說明了無錫在歷史上一個較長時期的文化輻射及影響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無錫這個城市這方面的缺憾。

在改革不斷深化，反腐倡廉成為社會發展成敗關鍵的今天，《東林書院志》的整理出版有着很强的現實意義。東林黨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，就是為官清廉。明季朝政已到了「政以賄成」的地步，面對腐敗，東林黨人採取了毫不妥協的立場，對於貪官堅決揭露，主張按律治罪。對於各項弊政，要求堅決革除。凡正俸以外的「羨餘」或上繳或救災，或資

助教育，決不入私囊。許多東林黨人爲官離任後吃飯都成了問題，但都能安貧樂道，這個「道」不是別的，是一種信念。東林黨人受到人民的擁護決不是偶然的。東林黨人所以會有這樣的信念，與書院的講學是分不開的。講學把從哲學角度闡述的孔孟之道、程朱理學、醇化爲建立個人優秀品質的信念。東林黨人在幾百年前就懂得信念對爲官的重要，提出了要做官，先做人，這是了不起的。有了堅強信念，爲官清廉是起碼的事，就會不計個人名利，不計生死安危。一切以社稷爲重，那怕皇上錯了，也敢批評。正因爲這樣，在明末腥風血雨的政治風暴中，東林黨人義無反顧，爲了國家、百姓的利益，民族的生存，用生命和鮮血在歷史上留下了輝煌的答卷。東林黨人的信念，對我們今天的現實，也是有着重要的借鑒作用的。我們研究歷史，是爲了借鑒前人的經驗，使今天更燦爛、明天更輝煌。今天，標點整理出版《東林書院志》，使我們從一個側面更加清晰地了解歷史上的無錫，看先賢們如何學習、如何奮鬥、如何反對腐敗，以激勵一代又一代志士弘揚「風聲、雨聲、讀書聲，聲聲入耳」；家事、國事、天下事，事事在心」的東林愛國精神，標舉高攀龍倡導的「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」的學用一致的學風，保持孟子「富貴不能淫、貧賤不能移、威

「武不能屈」的高尚情操，把無錫建設得更加富庶、民主、文明。

二〇〇四年八月於無錫

點校說明

本書以光緒七年（一八八一）刊《東林書院志》二十二卷本爲底本，校以雍正十一年（一七二九年）初刊本。光緒本系雍正本之翻刻本，該本所刻卷數、頁數，每頁行數及每行字數，悉與雍正本同。除此之外，還校以康熙年間所刊之嚴穀編二卷本《東林書院志》和高世泰編的《東林書院志》續卷。這些雖刻印最早，但所收材料十分有限。除以上書院志外，還以相關方志、文集、史籍作校。

光緒本誤而雍正本不誤者，即據雍正本改正，並寫入校記。如兩本皆誤，即據其他文獻校勘，並出校記。如兩本皆誤且無文獻校勘者，如屬地名、人名、常見詞，則於正文改正之外，在校記中記錄原字。也有少數僅於校記中指出，原字不改，避諱字即行改正。

《東林書院志》中凡原文本義可通，與他本相校字義相近者，雖與其他古籍文字不同，

仍保持原字不改，亦不作校記，以存其真。

《東林書院志》中有幾個古詞彙，它們本身并不錯，但容易引起後人誤解，爲方便閱讀，在校記中對這幾個詞語略作詮釋。這個詮釋也是從校勘出發的。

東林書院志序跋

東林志序

憶昔先大夫秉鐸錫山，蘭枝年甫及卯，就傳於來新清署。知邑中有精舍名東林，係宋儒龜山楊文靖公讚經設皋比處也。時童蒙，雖不識所謂學，而心竊嚮往之。嗣後，時見先大夫與邑之薦紳先生，春秋釋菜，講習論復於其間，益知道南之教澤實弘，而東林之源流亦遠且長也。閒嘗考之，東林自宋迄元，頻廢頻復。最後及明之中葉，端文顧公構地鳩工，大興講席，海內學者雲集響應，東林書院遂與白鹿、紫陽相鼎足。左右主其事，集其成者，忠憲高公也。公爲儒者之宗，修證雙絕，不幸罹閹豎之禍，踵楚累沉淵之遺躅。時羣小以公爲魁，鉗網森立。以故明之季世，東林爲茂草矣。而高氏詠忠憲之烈，遂以理學世其家。一再傳而忠憲之猶子彙旃先生喬梓輩出，力學扶廢，仍故址而修葺之，設先賢木主

祀其中，歲時俎豆不替，是東林之得留道脉於一綫者，高氏力也。天佑我國家，聖聖相繼，正學昌明。於時撫江蘇者有潛庵湯公、牧仲宋公、孝先張公，皆昭代鉅儒，以主持風教爲己任，視學講道必於東林，五十餘年之間，舊業垂復。恭逢我皇上聖智天縱，聲名洋溢；聖人之道，如日中天。東林之光焰浩浩煜煜，炳耀宇宙。無論豪傑之士，感憤激發，下至屠沽負販，莫不抵掌摹繪。羣喜羣愕，艷稱東林遺事者。嗚呼！天運循環，斯文不墜，東林之在今日可謂盛矣。

年來余僑寓梁溪，卜築東河之上，去東林不過數武。歲在庚戌，予蒙恩給假旋里，見邑都人士考德問業於東林者，背趾相錯。思躬登麗澤之堂，入依庸之室，與諸君子互相砥礪，而還朝迅速，匆匆未果。越明年辛亥，祁陽刁公，奉簡命觀察三吳，振興理學，加意東林，念舊志之未備，捐俸重刊。而金匱胡公，留心斯道，共襄盛舉。爰囑彙旃先生之文孫象郝君，偕其子侄廷珍與陞輩，計諸君子道統源流、出處本末散在史冊者，爲之較核位置，表揚論斷，彙爲一書。俾後之學者，展卷而如在一堂，以此立懦廉頑，百世之下，比於親炙其興起，抑不知其何如也。書成而問序於余，余受而卒讀，恍然思童時向往，至今髮種種

矣，而學不加進，宜爲諸君子所擯棄，又焉敢恣其蠡測，妄贊一詞。顧自惟遭際聖明，廁身文學侍從之列，親見崇儒重道之休風，則於此書之成，會當呈之斧扆，秘之天祿，爲萬世龜鑒。在余小子，實與有責，爰駢數語，承先大夫之志，掛名簡末，竊以自幸云。

雍正十一年，歲次癸丑，三月既望。賜進士及第，誥授通奉大夫、經筵講官、吏部左侍郎，仍兼內閣學士、教習庶吉士，瀨陽後學任蘭枝拜書。

東林志序

從來理學在天地間，其所以紹往聖、啓來茲者，必有數偉人維持於其中，以闡發而倡明之，而其傳始真。是以後先媲美，源遠流長，肅烝嘗而光俎豆，甚盛典也。自東吳篤生大儒顧涇陽、高景逸兩先生，遠紹道南一脉，講學東林，一時從遊之盛，視鵝湖、鹿洞有加焉。其後教澤之所涵濡，發爲氣節，蔚爲事功，徵爲人品，咸於東林有自起焉。然則東林之道脉，實弘其間，文獻所係，不綦重哉。

先祖蒙吉公潛心理學，著書立說，嘗得忠憲高公遺書讀之，喟然嘆曰：「此聖賢正派也。」置主奉之，服膺弗怠。瞻仰之餘，因得神交於彙旃高先生，書札往來十有餘載，是以三吳學者羣相引重。於康熙九年與祀東林，得從高、顧諸先生配食龜山先生，歷有年矣。承祖童年授業，即熟識東林之有正學，爲先祖所欽崇，每於庭幃侍訓時，心切景仰。奈路

途修阻，隔越河山，徒有志而未逮，時廛於懷。恭惟我皇上御極之三年，歲乙巳，承乏金陵上邑，因公赴蘇，道過錫城，肅謁祠宇，瞻先人在天之靈，慕異地相推之雅，流連久之。慨然念東林舊志，簡略殘缺，宜增輯，爲正學光。數年來，楚南湘北，鞅掌無暇，心竊懸懸，無從與力。辛亥冬十一月，承祖復奉簡命觀察三吳，得再瞻祠下，重沐前輝。而書院諸生，叢集會語，釐訂遺規，增入列傳多篇，朗如星日。不數月，成書凡廿有二卷。一展閱間，頓覺啓迪如新，典型未遠。道南之脉，始原於龜山先生，復振於高、顧兩先生者，益昭然若揭。況列傳內躬修炳如，大節挺然，臚列愈詳，薪傳愈著。豈非正學爲浩氣之原，篤信爲真傳之本哉。今承祖又恭承寵命，陞任豫藩，行將捧遺編而惕惕，誦新志而惓惓，佩服不忘，奉爲龜鑒。後之君子，縱時地遙遙，無從得門庭以趨閭奧，其庶於斯編，賴文獻之存是爲序。

雍正十年，歲次壬子，嘉平之月。賜進士出身、通奉大夫、江蘇按察司，今陞河南布政使，義豐後學刁承祖步武氏，熏沐拜題於姑蘇官署。